

怀故人

太爷的心愿

林新忠

我有了孙子后，晚上很多时候孙子都跟我睡。我要陪他玩，还要给他讲故事才睡，夜里还要不厌其烦地给他盖被子。一转眼四年多过去了，此间，我无数次地想起了我的太爷。我是两岁时开始跟太爷睡觉的，直到六岁我家盖了新房才离开。如今，我也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，可时常会想起太爷，想起他捋着长长的花白胡子，正朝着我呵呵地笑，还是那样慈祥和蔼。

太爷生于1897年。大约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，太爷弟兄四个分家，他分到了南北十二间房子的四合院。我爷爷兄弟四个正好每人三间。我三爷爷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军南下，留在南方工作，他那三间房就一直由太爷住着。我父亲姊妹七个，一家人挤在三间小房子里，紧巴巴的。我父亲是长子，在他很小的时候，太爷就对我爷爷说：“让他跟我睡吧，你也好松快一下。”从此，父亲便一直跟随太爷睡，直到十八岁参加工作。后来父亲和母亲结婚时，爷爷盖不起房子，太爷又说：“就结我东炕上吧！”于是，爹妈又和太爷住在了一起，太爷住西一间，父母住东一间，中间隔着一间厨房。

我两岁那年的秋天，妹妹出生。一铺炕本来就不大，三分之一的地方还要放过冬的地瓜，要住下四个人实在困难。太爷说：“让新忠跟我睡吧！”就这样，在父亲之后我又跟太爷睡觉了。那年太爷已快七十岁，要侍弄一个两岁的孩子，的确不容易。跟随太爷那四年，每天我都是听着他讲的故事入睡的。太爷讲得最多的是《西游记》，“三打白骨精”“大闹

天宫”这些精彩片段，天天讲我也听不够。晚上怕我尿炕，每天下半夜，太爷都要喊醒我起来小便。白天，父母到生产队上工，太爷就成了我的专职保姆，我像个小尾巴一样整天跟在他后边。

我六岁的时候，父母凑钱盖了四间新瓦房，晚上我才不跟太爷睡觉了，可白天太爷依然照看我。那时村里没有幼儿园，太爷是我一个人的幼儿园“园长”。有一次，我和太爷聊天，我说：“太爷，等我将来有了儿子，还跟您睡觉，你帮我看着！”太爷笑笑说：“那时候我就不在了。”我大声嚷着：“你在，你在！”太爷捋捋胡子认真地说：“人呀，一辈一辈都是这样过来的。等你将来做了爷爷，做了太爷，你就知道怎么做了！”

太爷留着长长的白胡子，头上一顶苦帽，腰扎一根长长的布腰带。他扎裹腿，冬天穿一双又大又暖和的棕色苦鞋。太爷坐在炕上，我就偎在他怀里玩。

我和太爷开心地玩，妈妈则在地上扒白菜剁馅包饺子。每次妈妈都把白菜最里面嫩黄的白菜心留给太爷，太爷一边吃一边说：“这白菜心是好东西，甜丝丝，清

热，还能助消化！”我手伸向太爷说：“我也要！”太爷笑着给我一片，我放嘴里咀嚼，真的甜丝丝的。从此，我也有了吃白菜心的偏好。我一边吃着白菜心，一边赖着太爷讲故事。听完故事，外面的雪已飘了厚厚一层，我溜下炕去穿着太爷的大苦鞋满院子跑。大苦鞋又大又沉还不跟脚，我得用力才能抬起脚，跑起来满院“咚咚”地响。妈妈怕我摔倒，大声喊：“快回来，快回来！”太爷则在炕上透过窗户看着我笑呵呵地说：“叫他跑吧，小孩磕不坏，跑跑结实！”

生我那年，从不出门的太爷去了一趟上海，在我三爷爷那里住了几个月。等我稍大些，太爷给我讲上海，印象最深的是他说到处都是高楼，百货大楼有四五层高，顺着楼梯往上转，能把人转晕。我因此对高楼有了一种很执着的向往，后来在镇里上学，看到镇上干部们开会的二层小楼，可是只能远看，上不去。再后来我去县城读书，教室和宿舍都是二层楼房，我就想我终于还是住上楼房了，虽然这里没有太爷说的那么高，可毕竟也是楼。

头的热度重新弯。太爷一边手把手教我，一边说：“庄稼人，这些活儿都要会。”

在我们祖居的老屋西侧有个小“花园”，其实只是个小菜园，太爷平时种些葱、菠菜、芸豆、黄瓜，吃起来方便。西北角有一棵老葡萄树，到了秋天紫莹莹的葡萄令人垂涎，也成了孩子们解馋的好东西。等葡萄熟了，太爷挨家分，这些也成了童年里最好的回味。我之所以称它为花园，是因为太爷喜欢在这里种花。太爷只种两种一年生的花儿，一种是夹桃花，一种是“江西腊”。夹桃花的叶子有点像桃树叶，花儿有粉红、深红两种颜色。它的果实有花生米大小，两头尖尖，中间粗，有点像橄榄。熟透了，“橄榄”便自己爆裂，一粒粒棕黑色的种子向四面八方散射开去。孩子们淘气贪玩，就去摘那些果实，在小朋友面前轻轻一捻，四处飞溅，一张张稚脸便笑成了花儿。“江西腊”有点像菊花，花瓣细长，从里向外一层层排列开去。这两种花都好养，甚至不用特意种，头年种子落地，第二年自己就发芽了。虽然这样，每年太爷还是会特意采一些种子收藏好，等待来年春天再撒到地里。

红色的花。太爷晚年腿肿，小便不畅，就是靠这些中草药自己调理，从没看他吃药，也没住一次院。受太爷影响，我们家也长年喝这些花儿草儿。

太爷一生勤劳，种地一直种到七十多岁，自己能做的事从不麻烦别人。从小在太爷身边，我学会了许多大人才能做的事情。等我稍大一些，能帮太爷做些简单的事了，记得最清楚的是跟太爷上山搂草。每年冬天，太爷都要上山搂草。搂草有两样东西少不了：一是耙篱，二是网包。太爷的网包是他自己编的。我八岁的时候，太爷给我编了个小网包，我跟太爷一起上山搂草。搂草不算技术活儿，但生手用不上劲。一开始我不行，但后来成了同龄人中搂草的好手，得益于太爷带我搂草的这段经历。

我们俩早晨出发，晌午回家。太爷把我俩的网包装满草，再把耙篱插进网包，然后给我扶上肩。我必须身体前倾，双手紧握耙杆，躬身低头才能前行。七十多岁的太爷、八岁的重孙子，一大一小，一前一后，负薪前行，成为那个年代乡村里的一道风景。耙勺磨得有些直了，弯度不够，回家后太爷就将其浸水，用油灯

三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太爷的重孙子辈陆续出生。在那个年代，都会起一些“革命”的名字。太爷上过几年私塾，识一些字，也给我们起了跟形势的名字。他说，咱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，走的是新道路，取得了了不起的新成就，你们这一辈都取一个“新”字。于是就有了“新忠”“新界”“新道”“新成”“新路”这些名字。在太爷眼里，这些重孙子就是他的宝贝，几天不见就会在放学的路上等。

有一天，我放学回家，妈妈说今天去你太爷家吃饭，他请你们吃芋头。一听说吃芋头，我和弟弟便往太爷屋里跑，不一会儿我们几个就聚齐了。太爷开锅，一霎时满屋飘着芋头香。在那个红薯和地瓜干当家的年代，能吃上一顿香喷喷的芋头，那真的是美味了。我们一个个狼吞虎咽，吃得热火朝天。太爷赶忙提醒：“慢点吃，别烫着，有的是呢！”他看看这个，瞅瞅那个，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线。那时候太爷身体还好，自己种着几分自留地，芋头是他每年必种的作物，目的就是请他的重孙子们吃一顿大餐。几十年过去，太爷的“芋头宴”依然记忆犹新，因为那芋头里有太爷温馨的爱。

太爷的门从来不锁，走远或是上山最多是把门链扣上，我双脚踏着两边门框就能上去把门打开。那时候，每年过年三爷爷回不来，都会给太爷寄些好吃的，以点心和糖果居多。太爷每家都分一些，剩下的随便放到柜子抽屉里。那些糖果和点心对孩子的诱惑很大。有时实在馋得不行，就会偷偷打开太爷的门，拿几块解馋。我们不知道太爷知不知道我们的这些“小心思”。后来想，太爷肯定是知道的，他之所以不关门，就是让我们随便进去找好吃的。明明糖少了，太爷不提也不说，只是装糊涂。我们也装糊涂，权当太爷不知道，和太爷就这样默契地配合，直到那些好吃的都被吃光。

太爷心慈，亲戚朋友有困难他都会热心帮助。太爷有个妹妹，我叫姑太太，嫁到苏家庄，后不幸去世，留下一个未成年的孩子，我称他姑爷。土改复查时，因为家庭成分问题，我姑爷的父亲一个人离家出走，剩下孩子孤零零一人。看这孩子没爹没妈怪可怜，太爷出面找几个兄弟合计，说咱不能看着妹妹的孩子到处流浪没人管，不如把他接过来养大。在太爷坚持下把他接了过来，由几个舅舅轮流抚养，还送他上学。我那位姑爷在这里一待就是四年，直到他的父亲安顿下来才把他接走。后来，他时常回来看我太爷和其他几个舅舅，逢人便说：“我能有今天，多亏我舅舅的照顾。”

村里人都说太爷会看相，可我从没见过他看过。别人找他，太爷说：“迷信的东西，相信不得。”我家新房西南角过去有两棵大枣树，不过在盖房之前树就没了，反正我没看见。就因为这两棵枣树，太爷说：“这里能出两个好学生。”恢复高考后，我和弟弟都先后考取了大学，也算是应了太爷说的“好学生”这件事。不过后来回过头想，我觉得太爷之所以这样说，是不是他在通过这种方式激励我们用功学习呢？我想这是有道理的。在读书不多的太爷眼里，让孩子们读书成才，才是他最大的心愿。